

平静的生活，对桑兰来说或许已是一种奢望，她再一次站在风口浪尖。前天，有媒体撰长文还原当年她受伤时的种种“真相”，称“桑兰撒了一个17年的谎”。而这一次，桑兰不再沉默，她像一头愤怒的公牛，以惯有的犀利语气毫不客气地展开回击。桑兰事件，看来仍旧没完没了。

真相到底是什么？外界众说纷纭，恐怕没有人会真正了解。桑兰每一次反击，其实都是再一次伤害。原本，经历如此重大不幸的人，都会受到大众理所当然的同情和保护。桑兰或许更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不但不支持她，反而站在她的对立面？

维护自身权利没有错，想为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也没有错。如果说桑兰做错了，她错在哪里？

选错律师 开局即陷不利

1998年在美国的友好运动会中受重伤，导致高位截瘫，桑兰的命运从此拐了一个大大的弯。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风波却证明，这并不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失误。

2011年4月开始，在受伤近13年之后，结了婚的桑兰突然选择了打官司。她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索赔金额高达18亿美元的诉状，就此引起外界轰动。

按常理，桑兰是不需要这么多钱的。别说18亿美元，哪怕180亿，都不可能让她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归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但这样一个天价官司，却让桑兰开始陷入舆论漩涡。很多人认为，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在报出这样一个数字时，其实她就已经主动站到了公众同情的对立面。更何况，被告当中还包括了桑兰受伤后在美国照料她的监护人，也就是常人眼中的“恩人”。

不得不提的是，这桩官司背后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丈夫黄健为她挑选的美国华裔律师海明。他是何许人？早在2008年，海明号称代表13亿中国人民起诉CNN一名主持人的“辱华言论”，索赔13亿美元，相当于每人1美元。然而当年5月，他便自己撤销了对CNN的指控，因为CNN要罚他10000美元。

海明有着哗众取宠的前科，作为一个律师，他需要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和名气。而在桑兰官司中，海明依旧延续着他口无遮拦的风格，到处大放厥词，让人厌恶和反感。索赔18亿美元(后来又增加到21亿美元)，显然不是桑兰的本意，正是海明的“杰作”。

没想到的是，双方翻脸会如此之快。2012年的3月，美国联邦法院公布了海明的《公开道歉》，他承认代表桑兰提交给法庭的指控是“失实的”，有“明显恶意”的，因此向被告做出“公开道歉”和赔偿，并“恳求他们的饶恕”。随后，他又把桑兰告上法院，骂她是“白眼狼”，彻底倒戈相向。这桩起初索赔达18亿美元的官司，演变成了海明向桑兰索要20000美元律师费以及3000美元房租的小案子。

“哥哥我将无惧风雨，为17岁就残疾的妹妹维权，找回幸福、找回阳光。”海明曾这样说。但正是这个一开始自称是桑兰朋友兄长，口口声声要帮助桑兰的人，一年后竟然成了敌人。双方反目成仇、不惜恶语相向，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海明大可以继续做他的律师，可桑兰呢？桑兰官司的开局，便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坑。

树敌太多 最终陷入被动

桑兰受伤事故的责任方到底是谁，在不同的立场，各人会有各人的看法。但对桑兰而言，她打官司的策略并不聪明，或者说很不厚道，因为她几乎把能沾上边的都告了。换句话说，桑兰攻击的人实在太多。

一开始，桑兰的起诉对象只包括5个机构和3名个人，列举了18项控罪，每项索赔1亿美元。而当桑兰抵达纽约准备打这个官司时，被告名单上列出的机构和个人多达25个，索赔金额调高到了21亿美元。

在桑兰的控诉书中，有一串长长的名字：美国体操协会、友好运动会主办机构、保险公司、罗马尼亚体操队的教练奥克塔万·贝鲁、她自己的教练刘群琳、在美监护人刘国生夫

17年过去，她仍处在是非的漩涡中，让人不禁要问——

桑兰为何屡遭质疑？





记者手记

写下这些文字之前，其实是一点都不想再动笔的。

四年前，从桑兰决定打天价跨国官司开始，我便跟踪这个新闻，粗略回顾，有关的报道至少写了两位数。几年下来，心情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从一开始的同情，到后来的困惑、不解、逐渐反感。尽管我一再告诉自己，要尽量保持客观公正。

事实，印证了我最初的判断：这是一场闹剧。我一度成为律师海明的眼中钉，他

没完没了何时休

在腾讯博客中公开点名要找新民晚报记者算账，要让我等着接诉状、吃官司。当然，最后我没收到；而他，则是以向被告赔偿道歉收场。

这些年，有关桑兰官司的剧情几乎是一样的：外界质疑、各种爆料、桑兰回击，我都可以直接照抄模板。直到昨天深夜，桑兰还在以长篇博文愤怒回应，语气依旧犀利。海明跑了，可桑兰仍在继续。

我相信，以桑兰遭遇如此重大挫折后

新华社相关人士回应——

不是和桑兰过不去

17年，尘埃仍未落定。一石，又激起千层浪。

这一周，新华社甩出长文，桑兰连夜反击，博文更长。而白岩松等媒体人，也表明立场，以态度作为公器，各有情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又为什么偏偏咬着桑兰不放？当真如主人公所认定，有人要“赶尽杀绝”吗？记者昨日采访了新华社相关人员，他们落落大方地回应：“这是一则跟进性的新闻，持续性长的新闻。”

17年来屡屡出现在大众视线中并受广泛关注的桑兰，其案情，或者说一项新的论说浮出水面，新华社发文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从她一出事开始，我们驻纽约的报道员就一直跟着这条新闻。包括之后的上诉、撤诉，一系列动态等等。”来自新华社的声音称，此条线的记者一直关注着桑兰事件的进展，“最近又发现了一位美国运动科学家公开了他的结论。其实他的文章早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发布了，但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并不受人关注的科学家，而且其文章是在个人博客中更新，所以我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跟踪到这条新闻。”

桑兰出事，是大新闻。之后，没完没了的官司，是衍生物。有了新的证据，新的推断，拿来做文章，算得上是跟踪报道。新华社说：“并不是和桑兰过不去。我们的立足点，是新闻本身。”

当桑兰成了母亲，生活日趋平静，是否有必要再起波澜扰其生活？这个问题的解答，其实有着不同的立足点。于情感而言，我们祝福曾遭遇大不幸的桑兰拥有温馨的家庭生活。于事实而言，在任何时候被摆上台面都不为过。

首席记者 华心怡

妇……指控的对象从贝鲁开始，后面衍生出数十个机构和个人，涉及到外国人、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她把身边能告的都告了一遍，她与曾经的朋友、恩师全部决裂。

这其中，最让外界不解的，或者说到后来让桑兰陷入极大被动的，是针对在美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二人的指控。桑兰受伤后长期住在刘国生家中，在这个官司之前，桑兰曾在很多公开场合都感谢过他们对自己的悉心照顾，“就像亲人一样”，没想到，官司一开始就把“亲人”推上被告席，这显然是与中国人所推崇的知恩图报的理念相违背的。

更可笑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海明的精心策划下，桑兰一方居然炮制出了“性侵害案”，称刘国生的儿子薛伟森对她有非分之想，瘫痪后遭其多次猥亵和性侵，而证据则是黄健晒出的桑兰二人“亲密照”，“薛给桑兰买文胸”之类的话。甚至还让护理医生路平像模像样地出来作证，声称自己保留了十几年的

“带血卫生纸”。诸如此类，简直是视大众为弱智，可以随意愚弄。

在过去的17年间，桑兰在媒体和法庭上不停地指控贝鲁撤垫子，却从不提供任何证据。以这样的方式来指控自己在生命危难之时第一个出手相救的人，也是常人难以接受的。甚至于她在博客中多次控诉几任保姆如何对自己不好，都让人觉得矫情。

其实，在1998年的那场悲剧之后，社会各界都给予桑兰极大的同情，有很多人伸出援手，桑兰自己也用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积极的形象打动了很多人。人们把掌声、荣誉、工作机会都抛向了桑兰……一个满足了大家各种各样美好幻想和寄托的生活典范。到这时候为止，桑兰的公众形象几乎都还是完美的。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以及接下来无休无止的种种纷争纠缠，相信很多人不会把对桑兰悲惨过往的同情转变为像对祥林嫂似的厌倦，而且对她的诚信产生

